朔方備乘

朔方備乘卷首二

聖訓二

世宗憲皇帝雍正五年

上諭理藩院鄂羅斯旣請將馬匹牲口留於口外牧放著照所請爾院差司官一人前去照看嚴禁賊盜爭鬬此次所去司官著曉諭鄂羅斯朗嗒因爾等馬匹牲口在此牧放特差理藩院官前來照看於所留人內選擇善爲約束者爲頭目令其約束屬下人勿令生事再行文與相近居住之總管等各飭所屬用心

收管禁止賊盜鄂羅斯乃外域小國其馬匹牲口若有被盜遺失係何人地方即著該屬總管等嚴查務獲如查覔不獲該屬總管等即照數賠還

臣秋濤謹案此一道從大清會典事例敬錄原書未載月日

雍正九年辛亥九月戊辰

上諭理藩院邊疆地方報稱鄂羅斯之郎喀前來鄂羅斯近來甚屬恭順伊等貨物至楚庫拜星處即行申報而邊疆地方遲延致使伊等久候時值隆冬其盤費馬畜未免困苦朕特施恩著理藩院派官一員於

戶部庫內領銀一萬兩前往賞給以爲途中買換馬

畜之資

高宗純皇帝乾隆五年庚申二月己卯

上勅諭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朕為闡教安民之故降旨息兵往者以疆界必宜定議爾台吉雖遣使來輒以必不可行之事借端要請是以議久不決今台吉復遣哈柳來辭甚恭順且謹遵朕旨每年止遣二三十人巡查科卜多其卡倫請仍設置如舊朕覽之欣悅但原議以阿爾台山陽至哈卜塔克拜塔克烏蘭烏蘇羅卜諾爾噶斯口為界今奏中尚未聲明故朕命大臣詳問哈柳據稱以阿爾台山為界業已指

明山南之人仍住原處自不待言何庸復議觀此則一切俱遵朕旨更無可議之事朕即降旨喀爾喀令勿踰扎卜堪等處矣朕爲大君統一中外天下衆生一體愛育今爲廣教安民罷息干戈彼此旣咸歸於好當各飭所屬毋違定約妄生事端若遵守勿替則黃教自此愈興衆生永享安康之福爾又奏稱前請往藏熬茶實爲敬信喇嘛之故豈敢生事但帶往什物甚多百人難以運致故此次不能與哈柳同來伏乞許用三百人爾前以班禪額爾德尼圓寂之故欲

使人入藏熬茶誠心奏請朕已諭行止令人數無過
百今爾又以運物百人未敷請增至三百人朕更加
恩允准爾須選擇曉事之人其赴東科爾朕當遣人
護送至貿易之事朕令大臣與哈柳定議亦如俄羅
斯例四年貿易一次人數不得過二百限八十日還
部來京者道出肅州西安其往肅州者亦以四年爲
限數不得過百人除禁物外買賣各從其便再爾部
人來若與俄羅斯同在一年恐與爾等無益今定於
寅午戌年來京子辰申年至肅先期以起程之日與

何日可入境報知邊境大臣俟其奏到當更遣官護
理爾亦宜擇信實之人來時更明白曉諭之無得滋
事再台吉若別有奏請之事仍更遣使減省僕從勿
攜貨物既入我境更令馳驛前來此次台吉一一恪
遵朕旨實心恭順朕甚嘉之用從前和好之禮隨勅
賞各色緞十六端

乾隆七年壬戌八月丙辰理藩院奏黑龍江將
軍博第報稱俄羅斯人越境斫柴並無打牲游
牧行蹤

上諭曰與俄羅斯國分定邊界關係甚屬緊要博第等應派材能官員加意巡察伊等平時若果慎重其事實力巡察近日俄羅斯伯爾兒之人何得越界行走此皆明係伊等怠玩所致該將軍著行文飭行嗣後務須實力任事竭力巡察不得仍前怠玩塞責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五月戊寅

上諭軍機大臣等據土爾扈特敦多布達什奏請差人赴藏一摺著寄知麒麟保查照從前諭旨如此係土爾扈特遣人前來一面奏聞一面帶領來京沿途准

與蒙古人等交易儻仍帶俄羅斯同往須諭以俄羅斯不應赴藏即行停止並諭令土謝圖汗延丕勒多爾濟遵照辦理

八月乙巳

上諭喀爾喀王公等青滚雜卜負恩背叛即如羅卜藏丹津逃竄準噶爾已數十年今伊犂底定尚不能逃天網俄羅斯不容留內地逃人亦爾等所知者青滚雜卜不過逞其奸詐搖惑衆心朕早已料其無能爲也

壬子

上諭內閣和托輝特青滾雜卜乃喀爾喀內一小部落現已命親王成衮扎布爲定邊左副將軍督師擒拏自可計日授首并屢經降旨曉諭衆喀爾喀等協力擒勦如能即行獲獻自可無煩師旅即不然則就近調遣布置我之兵力已足戡定況現今準噶爾盡入版圖其北則俄羅斯境地伊即欲逃竄斷不能脫身遠颺適足見其狂愚自取誅滅耳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八月庚申

上諭軍機大臣等俄羅斯驛遞來人在理藩院呈遞薩納特衙門文書內稱伊國東北邊界居人被災現造船艘運口糧必由東路尼布楚地方陰葛達河額爾袞河及黑龍江行走求勿攔阻等語初與俄羅斯議定十一條內並無踰界遣人運送什物一項已交該院行文飭駁矣但外夷不識事體或以已在理藩院呈遞文書遂不俟回文即向臺站人等求其放過亦事所必有將軍綽勒多即令臺站官員曉諭伊等云爾薩納特衙門雖已行文理藩院我等並未接准理

藩院文書豈敢據爾一面之詞私放入境假令我等

口稱曾行文爾薩納特裔門即欲進爾邊界行走爾

等信乎務須加意防守卡座勿令私過儻不聽阻止

恃强前行臺站官員報到時綽勒多即酌派官兵擒

拏照私越邊界辦理

九月丙辰

上諭內閣前據兆惠富德奏稱俄羅斯頭目瑪玉爾告

稱有步行二人至伊七倫圖拉自言我係阿睦爾撒

納速渡我過河及差人迎渡並未回來順流尋找止

見渡口小船泊於河灣並無阿睦爾撒納及迎渡之俄羅斯必俱溺死水中等語朕彼時卽不以爲然當經降旨兆惠謂溺死之語不可信阿睦爾撒納奸詭狡詐非俄羅斯爲所蠱惑背約私留卽阿睦爾撒納設爲溺死之說冀圖緩我追兵以便潛竄他往順德訥等輕信傳言沿河打撈此其粗率糊塗斷乎不可詳悉傳諭兆惠等矣今據奏到行至森博羅特卡座所遇諸人詳細詢問眞跡始據奏稱渡河溺死事屬子虛果不出朕之所料然則順德訥等率領官兵在

額爾齊斯河尋覓十餘日之久如此舉動豈不為俄
羅斯所笑乎準噶爾地方既已平定反覆背叛之諸
額魯特或經擒捕正法或因患病身死惟逆賊阿睦
爾撒納實為悖逆之渠魁既不迅為弋獲又未即伏
冥誅坐使其視息偷生游魂遠竄將來必不能久甘
窮困勢必滋生事端為患邊境是逆賊一日不獲西
路之事一日不能告竣揆之事理實有不能中止之
勢也但目今時屆寒冬士馬亦宜休息兆惠富德及
順德訥等俱已有旨令其暫回軍營一面令理藩院

行文俄羅斯薩納特衙門令其將逆賊阿睦爾撒納即行送出俄羅斯乃我朝與國素稱和好從前議定彼此不許容留逃人即前年定伊犂時俄羅斯逋逃在彼者俱經送還若果逆賊在伊境內遵諭縛獻以全信義則渠魁就獲準噶爾一事便可從此奏功設因阿睦爾撒納之搖尾乞憐遂致受其愚弄爲之窩藏隱匿又或別有他意其應如何索取之處另行相機籌辦候旨遵行朕非窮兵黷武特以事勢所迫不得不然在軍營諸臣心存怯懦未嘗不欲借渡河溺

死一語遂圖草草收局而外省諸提鎮不識事機方
且飛章奏賀朕既爲之笑且深歎任事之無人也
十月辛酉
上諭內閣阿睦爾撒納渡河溺死之事悉屬子虛在逆
賊之由哈薩克敗逃或竟投入俄羅斯或又遠竄他
處議論紛然此時原無實據如果投入俄羅斯則俄
羅斯乃我朝與國從前議定彼此不許容留逃人逆
賊阿睦爾撒納乃叛逆之渠魁罪大惡極尤非他逃
人可比何可置之不問以情理論之在俄羅斯素守

舊約自應即爲縛獻今理藩院行文向索果能遵旨
送出固屬甚善若移文往返稍有稽遲亦惟乘機酌
理物來順應朕於此事不設絲毫成見非以阿睦爾
撒納一犯又欲用兵於俄羅斯爲窮兵黷武之舉也
但軍國重務諸王大臣皆爲朕倚任之人自宜咸使
與聞如有所見亦可據實直陳以備採擇乃大學士
史貽直則有棄伊犁之說此時叛賊未獲與伊犁何
涉而陳世倌摺奏所稱糧餉馬力將帥三語亦不過
紙上陳言即以糧餉言之乃綠營中所謂兵行糧隨

之陋習耳試問邇年來兩路進勦曾有轉運之勞乎
國家一切經費賞賚賑䘏之需曾有以軍興而稍爲
減省者乎是於朕辦理此事之始末尚未領會因令
莊親王等十六人公同酌議乃其所議亦俱未中肯
綮無一具謀定見可以爲朕分猷者朕於準噶爾一
事初雖機有可乘因慮任事無人是以遲遲不得已
而後辦理及伊犁既已平定朕意原不過就其四部
分封四汗以示羈縻而已前所撰太學碑文及封四
汗之詔具在此諸王大臣所共知共見者至阿睦爾

撒納叛逃及噶勒藏多爾濟等之乘亂復反事出意外因緣輾轉以至今日揆之事機實有不能中止之勢而衛拉特之衆誅勦者誅勦病亡者病亡卽獨而界之一人且無可授之者此或者

上天將以全部衛拉特賜我國家耳卽如副都統阿敏道領兵前往葉爾羌喀什噶爾地方竟爲兩和卓木誘殺此豈有不行誅討之理而內外諸臣未必不以阿敏道之死既已加恩優卹何必因一人而用兵又滋勞費此言朕固知之殊不思諸臣設身處地如使

己爲阿敏道冥冥之中其能甘心乎且國家有何不足有何不得已而朕竟忍心於死事之臣而不爲之復仇也昔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季布以爲可斬此在漢時則然而非所論於我大淸堂堂天朝乃甘以唾面自乾爲自全之善策何爲者哉集思廣益固期於事有濟若徒築舍道傍不若姑置之待朕之自爲應機決策耳

是日

上諭內閣據桑寨多爾濟奏稱車臣汗瑪尼巴達喇部

落與俄羅斯接壤各卡缺額兵丁請交理藩院嚴飭
照數補足等語喀爾喀等數年以來屢與戎行復被
災祲生計較前拮据故朕特沛殊恩將四部落逋欠
銀數萬兩官為代還一切差事官為辦理被災人衆
賑給銀兩皆為伊等生計加恩即設立卡座亦專為
該部落人等得安生業起見近因車臣汗部落辦事
不妥朕特降旨將貝子達爾扎授為協辦監長伊等
宜體朕軫恤之意奮勉出力著將此交該院行文嚴
飭監長瑪尼巴達喇等凡與俄羅斯接壤地方所設

卡座照數補足務令整齊儻照前鈌額不補惟該監長是問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正月丙午

上諭內閣準噶爾一事自用兵以來伊犂旣已蕩定而哈薩克汗阿布賚等亦輸誠內嚮實皆仰荷

上蒼之默佑

列祖之鴻庥獨因叛賊阿睦爾撒納逋逃未獲以致勞我師旅於今三年蓋此賊一日未能成擒則西事一日不能就緒不能不極力追捕以爲邊圉久遠之計

非朕之好爲窮兵黷武從前所降諭旨甚明去歲聞阿睦爾撒納竄入俄羅斯境內俄羅斯向爲和好之部定議彼此不許容留逃人況阿睦爾撒納罪大惡極尤非他逃人可比當令理藩院行文俄羅斯薩納特衙門向索今據辦理俄羅斯邊界事務喀爾喀親王桑齋多爾濟等奏稱俄羅斯畢爾噶底爾差圖勒瑪齊畢什拉等前來並移文內稱阿睦爾撒納逃至伊境渡河被溺隨經救出拘禁旋因患痘身死今將尸獻出等語若惟恐不能取信於天朝而亟亟以獻

尸為確據者夫以阿睦爾撒納之貪殘狡詐貽害生靈負恩悖叛天㫐滅絕卽暫逃於顯戮必難逭於冥誅斷無久延視息之理其身死諒無可疑至俄羅斯之收留叛賊始未嘗不欲撫而用之及其已死無可希冀然後獻出亦係其實在情節但彼旣以謹守舊約克全信義為詞自不當逆料其詐拒而不受更行深責也況國家之所期必獲者不過一阿睦爾撒納耳今其人已死其尸已得準噶爾全局自可以告厥成功朕惟以大公之心為順應之舉斷不肯恃我國

威誅求過當萬一所獻不實意圖欺罔則其曲自在
俄羅斯彼若妄生事端則朕可以上告
天
地而下對臣民再興師問罪亦未爲遲卽無知苟安之
徒亦無從議朕爲好武矣始議向俄羅斯索取阿睦
爾撒納時眾人之意未必不竊議又生邊釁是總不
知駕馭外藩之道示之以謙則愈驕忕之以威則自
畏此二言若子孫世世能守實大清國億萬年無疆
之庥也卽如漢唐宋明和親稱姪歲幣屢增是亦遜

讓之極矣而於邊患定稍救耶即如俄羅斯旣已收留叛賊若不嚴行索取彼必不將尸獻出設從史貽直陳世倌所議且將遷就隱忍竟若叛賊一入俄羅斯遂無可如何者所謂唾面自乾之爲朕實恥之朕於軍國重務惟有乘機度勢因物順理不但初無搆釁於俄羅斯之心即此用兵三年雖未如康熙雍正年間之久而朕已慮衆人之勞時切於懷特因叛賊未獲萬難中止初非朕之本意也向使前後在事諸臣果能迅合機宜則叛賊自不至逃竄亦當早爲弋

獲何至輾轉愆期此用人不當實朕之愧然統計連

年軍興徵調皆出自公帑不但未加賦閭閻而賑䘏

有加於往歲此亦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今逆尸已獲

伊犂全部悉入版圖徐謀耕牧纘承

皇祖

皇考未竟之緒而自古未通中國之哈薩克亦皆稱臣

納貢其於我皇清疆宇式廓萬年久安之道爲有益

爲無益朕亦不更置論至葉爾羌喀什噶爾等回部

原可計日平定不必更煩動衆所有阿睦爾撒納身

尸俟解到之日驗明戮示以彰國憲先將此通行曉

諭知之

壬子

上諭內閣今日王大臣等以俄羅斯獻出阿睦爾撒納

逆尸準噶爾大功告竣具奏表賀試問王大臣等此、

奏果皆實以爲然耶抑或尙有以叛賊之死爲未可

深信者耶在諸臣之或信或不信本亦不足深論然

朕之宵旰憂勤將以爲邊圉久遠之計而庸懦無識

者流或未免退有後言此則不可不明切申諭耳即

如阿睦爾撒納逃叛之初朕方手敕諸將銳意追擒而盈廷之議頗有以伊犁既已平定不必窮追爲言者及其竄入俄羅斯則更束手相視付之無可如何若惟恐朕之飭索過嚴以致又啟邊釁無論俄羅斯一部向屬和好彼此不許容留逃人以理言之固當向索而叛賊奸詭狡詐既入俄羅斯豈能鬱鬱久居又必將爲其所用以爲哈薩克一帶之患從前屢降諭旨所謂叛賊一日不能成擒則西陲一日不能甯謐者正爲此也是以上年諭理藩院行文俄羅斯有

阿睦爾撒納在彼若能永遠拘禁即不送出亦可之
語然俄羅斯既已收留叛賊必且撫而用之又豈肯
永遠拘禁耶索之而不獻則其曲在俄羅斯興師問
罪固屬事不容已然使竟不向索則彼亦何肯將尸
獻出可見駕馭外藩之道威德宜於並用堂堂天朝
豈有遷就隱忍苟且自安之理至昨據努三奏稱得
濟特攜阿睦爾撒納之後妻投入俄羅斯境此則無
關緊要留之俄羅斯不過彼處多一豢養之人耳若
亦嚴行飭索必令縛送是未免誅求過當即朕亦難

辭好武之名矣朕於此事秉時酌理惟求協乎事機之至當從未設一成見統計用兵以來旣未多糜帑項亦未勞我民力今逆尸已得伊犁久定哈薩克又輸誠內嚮西陲綏靖上纘

皇祖

皇考未竟之鴻模稍可免眾人之浮議朕之願足矣安可言賀且現在尚有葉爾羌等回部未經平定及哈薩克錫喇等一二逆賊逃竄未獲雖易於經理之事計日可以奏績然朕之日夜籌畫正不以事將就緒

而稍懈也因王大臣之奏爰以苦衷示之

丙辰

上勅諭布魯特部落曰阿睦爾撒納逃入哈薩克我兵深入追襲哈薩克阿布賚拒戰大敗僅以身免始悔爲逆賊所誤於上年遣使歸誠欲擒獻阿睦爾撒納逆賊知覺復逃入俄羅斯今已出痘身死俄羅斯遣人送尸請驗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八月丙申

上諭軍機大臣等成袞扎布奏據莫尼扎布告稱蔡達

克等因現在科布多等處貂鼠無多請移往阿爾台在額爾齊斯之源游牧等語察達克所屬烏梁海年來効力行走且額爾齊斯現亦空曠即從伊所請亦可但該處原係杜爾伯特游牧今車凌烏巴什等在烏蘭固木居住前曾降旨伊等若願歸舊地亦聽其便可傳諭成衮扎布曉示車凌烏巴什等此額爾齊斯之地與其爲哈薩克俄羅斯竊據不若使烏梁海人等遷移亦將此旨宣示察達克等令其各安生業毋得滋事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二月甲申

上勅諭哈薩克汗阿布賚等從前爾等所告搶掠哈薩克之瑪哈沚查明首惡係色卜騰等我兵追入俄羅斯該部落盡行縛獻訊出傷我官兵情事俱已正法至伊犁駐兵凡塔爾巴哈台巴爾楚克等處與爾等游牧相近既爲朕臣僕當受將軍大臣等約束不可越境游牧致遭驅逐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七月辛未

上諭內閣據成袞扎布等奏稱內附之烏梁海杜爾伯

特等俱在邊卡以外居住克木齊克唐努等烏梁海俱在俄羅斯邊卡附近居住伊等雖無異心未免互相侵擾從前科布多駐扎之兵俱係屯田並未給與馬駝因會商扎拉豐阿撥送馬一千駝三百牛二百羊一千等語近因瑪木特等呈送俄羅斯文書朕以俄羅斯等狡詐叵測假此爲由窺伺烏梁海俱未可定因降旨成袞扎布如有動靜斷不可使烏梁海等受其荼毒此特令其隨時防範之意迨瑪木特解到詢問據稱伊等並無異心原係投順今成袞扎布等

奏明酌撥馬駝即著留彼處收養備用

九月戊寅

上諭內閣昨據桑寨多爾濟等奏稱從前俄羅斯賊匪竄入將喀爾喀衮達囉拉嚇駐卡官兵戕害刼擄旋又持械進索倫游牧在塔爾巴哈台地方偷竊而俄羅斯反飾詞抵賴等語朕以此等事該邊疆大臣何以並未具奏其曾否報部之處令其查明具奏今據國多歡奏稱彼時並未具報將軍衙門而伊等現俱病故復據瑚爾起查明前事尚未完結殊屬不成事

體當時若將此呈報該部及將軍衙門具奏相機辦
理行文薩納特衙門一切均可早結而俄羅斯亦不
至藉端抵賴乃伊等並不具奏又不呈報將軍專擅
辦理甚屬非是理應查明治罪但念年分已久原辦
之瑪爾拜等俱已病故著免其深究並著傳諭國多
歡嗣後俄羅斯人等再有此等事應奏者卽行具奏
應隨時辦結者卽按其情形辦理具奏其應行報部
者卽行呈報存案仍曉諭邊境副都統官員等如遇
此等事必須呈報將軍裁奪不得仍前肆意專擅

乾隆三十年乙酉十一月奉

上諭恰克圖貿易一事近因俄羅斯不遵舊制違背禁約甚且多收貨稅苦累商人是以降旨停止原以俟其自知悔過抒誠祈請再准其通商貿易恐桑齋多爾濟身係蒙古未能深曉事宜復派大臣前往稽查彈壓協同辦理其所以責成者甚重當桑齋多爾濟起意私通交易時丑達係特派大臣理應正言阻止阻之不從卽應據實參奏乃不惟不行阻止參奏並且通同舞弊貿易多次核其贓私竟至數千兩之多

藐法營私殊出情理之外及經拏解來京尚敢冀免
顯戮在路延挨負恩喪心實屬可惡此斷不可以一
日容留丑達已依議正法至額爾經額係隨往司員
若丑達等恪遵禁令嚴絕貿易則額爾經額決不敢
自行罔利其情較丑達稍輕是以改為應斬監候此
中輕重權衡朕惟一秉至公毫無成見期協乎情罪
之至當而已可將此曉諭中外並軍營辦事大臣知
之
臣秋濤謹案此一道從
欽定皇朝文獻通考敬錄原書未載其日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八月壬申

上諭軍機大臣等瑚圖靈阿等奏與俄羅斯廓密薩爾會議通商一摺已降旨允行矣此次通商特因俄羅斯恭順誠切一切遵奉章程是以俯准所請瑚圖靈阿等當妥協辦理從前俄羅斯漸欲增稅亦因內地商人圖利私增價值之故以致停止貿易今復行通商毋得仍蹈故轍著傳諭瑚圖靈阿等明白曉示商衆如有前項情弊嚴查治罪即勒保所帶同人亦令與商人一體貿易不得以官價爭買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六月丁亥

上諭軍機大臣等據伊勒圖舒赫德等奏稱土爾扈特台吉策伯克多爾濟遣格隆訥木庫巴勒珠爾宰桑集布贊等請安並將其投來情形具奏看伊等力窮遠來投誠屬實一切迎撫安插所關甚要此內渥巴錫係土爾扈特阿玉奇汗之嗣原係無罪之人因與俄羅斯之俗不同是以來投應遣人往迎想此際納旺等已由哈薩克同至伊犁再添派碩通同往於事有益舒赫德等接見台吉時即行曉示前我將軍大

臣等聞爾等投誠之信奏聞大皇帝大皇帝降旨爾等俱係久居準噶爾之人與俄羅斯之俗不同不能安居聞頷魯特等受朕重恩帶領妻子遠來投順甚屬可憫理宜急加撫綏安插遣大頭人來京入覲但念爾等均未出痘京城暑熱甚不相宜避暑山莊涼爽如九月中旬可以到彼即帶領前來否則俟朕明年臨幸時再來入覲朕務與車凌烏巴什一例施恩再策伯克多爾濟所遣格隆即係喇嘛我天朝定例凡投誠之各部夷人不易其習爾等欲往西藏熬茶

亦無不準現今西藏俱隸我版圖達賴喇嘛班禪額
爾德尼黃教中無有踰此者今特派御前大臣親王
固倫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領侍衛官員多人前赴
伊犁迎接爾等再舍楞畏懼前罪故在後隊起程觀
望納旺等迎見渥巴錫時聞舍楞信息即尋往見面
曉示云大皇帝降旨舍楞等雖係獲戾之人若係擒
獲自當治罪今自行投誠儻將伊等究治非惟不足
揚威抑且貽笑於各部落朕為天下共主凡投誠之
人無不施恩況舍楞等力窮投誠朕斷不究其前罪

務與涯巴錫等一體加恩再伊等陸續前來辦理安插較易此內除杜爾伯特烏梁海人等令駐劄該處外其土爾扈特綽囉斯等理宜指地令居若指與伊犂之沙喇伯勒等處附近西邊易於逃竄烏嚕木齊一帶又距哈密巴里坤卡路甚近朕意令居住塔爾巴哈台東科布多西之額爾齊斯博囉塔拉額密勒齊爾等處朕前雖降旨令色布騰巴勒珠爾舒赫德等統令進兵因伊勒圖未經戰陣令在伊犂坐辦今安插此等伊勒圖係將軍在伊犂多年不可稍爲推

誘再巴圖濟爾噶勒亦熟悉該處情形彼此籌酌何項人等指令何處居住作何安插即速奏聞

六月辛丑

上諭軍機大臣等伊勒圖奏稱現在索羅木又復控告巴勒黨等欲行逃往俄羅斯俟阿思哈將巴勒黨等解到時詳明審訊等語從前努魯布等曾首告巴勒黨等商同欲行逃往俄羅斯今索羅木係巴勒黨所擒之人俄羅斯地方及此處並無伊子弟親戚伊又告巴勒黨等現商議欲逃尚屬事之所有然巴勒黨

現隨渥巴錫居住不過係一宰桑伊如逃往俄羅斯則俄羅斯必另行優待速提集努會布沙爾瑪克交軍機大臣審訊惟是渥巴錫所屬人衆屢經審訊不免疑懼伊勒圖於辦理此事時即曉諭渥巴錫云節次辦理原是爲汝巴勒黨係汝辦事之大宰桑伊倡率欲逃如不審辦將來汝所屬人衆俱行脫逃汝屬下無遣差辦事之人即有亦難約束是以如是辦理原欲汝屬人各知法紀庶汝得久享天朝恩養如此曉諭則伊等疑慮皆可解釋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八月戊子

上諭軍機大臣等據海甯奏稱科布多所屬昌吉斯臺卡座投到俄羅斯男婦五十九人傳赴科布多詢問據稱伊等俱係巴爾納郭城居民因俄羅斯舊例即首俱以二指後改三指實屬忌諱遂率領戶口逃出巴爾納郭城在雅扎瓦地方耕種業經二十餘年但在二國之間殊非久遠之計不若投入大國圖沐皇恩請即收留安插科布多城南等語海甯所見雖是但非要務耳何則俄羅斯非土爾扈特可比土爾扈

特原係塔爾巴哈台等處居住之人因與準噶爾不睦逃往俄羅斯地方後率其族類數十萬戸自彼逃來投誠朕因體

上天好生之仁全行收納賞與游牧安插俄羅斯等性情習俗均非土爾扈特可比伊等如謂界於二國之間難爲久計則雅扎瓦地方伊等已居住多年豈竟如許之久而彼處竟未一加查問竟聽其潛蹤耶況蒙古俱係尊崇黃教若收俄羅斯等性習相左轉恐滋事今若將伊等盡行縛拏照例送與俄羅斯則俄

羅斯必將伊等治以重罪朕又不忍五十餘人盡受刑戮也今或俯加憫恤俾與安插儻俄羅斯聞信具文來問將何以示大國之信不且令之懷疑乎況俄羅斯自來恭順爲今之計宜無傷於投誠之五十九人且不失信於俄羅斯方妥著將此傳諭海甯令其詳閱朕旨卽傳集投誠之五十九人諭以爾等之事業已奏聞今諭旨已到以爾等自離巴爾納郭城在雅扎瓦地方居住已久今若准爾投誠俾與安插則爾等性習與土爾扈特杜爾伯特之尊崇黃教者不

同日後轉恐與爾等有礙今若將爾等拏送恰克圖
交與爾固畢爾納託爾則定將爾等治罪大皇帝心
亦不忍爾等可乘此無人知覺之時速回原住地方
居住若恐路遠人眾盤費不支曾有諭旨令我接濟
爾等盤費遣回一一撫諭按口給發催令出卡回去
告以大皇帝今賞爾盤費令爾等回歸如不遵旨即
將爾等拏交俄羅斯爾等豈不獲咎如此曉諭遣回
伊等若不遵行即著拏禁請旨如此則俄羅斯即或
聞知來問我國並未收留其人得以正辭示覆著海

俾迅速妥辦具奏並傳諭勒保知之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五月己未

上勅諭安南國阮光平朕臨御五十餘年凡庶邦藩部無不待以誠信即如從前平定準噶爾時額魯特台吉舍楞曾將副都統唐喀祿戕害逃至俄羅斯地方嗣於土爾扈特投順時舍楞即隨同投進朕念其悔罪之心特加恩宥仍封王爵賞給游牧地方居住可見朕撫綏方夏無不仁至義盡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十月丁巳

上諭軍機大臣等前土爾扈特喇嘛薩邁林所供各款
令理藩院行文俄羅斯薩納特衙門查詢今據該衙
門覆稱前信係屬僞造向來此等書信從無用印兩
顆之理況鈐蓋之處不合款式並非邊界頭目手記
我國於天朝素習恭順不敢稍存異念所有從前未
結各案懇求早為剖斷至土爾扈特久已投誠大國
生聚有年安居得所豈敢冀其復還故土想蒙大皇
帝俯念忱悃信其無他干犯邊界之說實無其事從
前恰克圖貿易通商於俄羅斯大有裨益敢乞施恩

復准開市等語此事前據特成額奏到之時朕即疑其語屬無稽不足憑信是以明降諭旨令將薩邁林解京審訊嗣因該犯不能確指實據隨行文俄羅斯薩納特衙門查覈明確據實登覆今旣覆稱並無其事是薩邁林前次投帶書信其爲揑造無疑而俄羅斯並無誘致土爾扈特之心尤可概見至所懇求通貿易措詞極爲恭順已降旨准其通市矣並著保甯永保將薩邁林假造書信及俄羅斯懇求開市之處傳諭車淩烏巴什令其不必心存疑惑再伊屬下人

等前次聞知薩邁林揑造謠言未免各懷畏懼卽著
車淩烏巴什明白宣諭令伊等疑懷盡釋守分安居
以期承受朕惠愛撫恩綏邊境至意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二月丁丑

上諭軍機大臣等據明亮奏查明尼布楚城雅克薩城
原委一摺該處境地旣經松鄂托與俄羅斯使臣議
以雅克薩城內屬尼布楚城屬俄羅斯並令將向在
雅克薩之俄羅斯盡撤同伊察罕汗地方現在雅克
薩會否設卡撥人駐守著明亮等查明奏聞

八月己卯

上勅諭暎咭唎國王爾國王遠慕聲教嚮化維殷遣使恭齎表貢航海祝釐朕鑒爾國王恭順之誠令大臣帶領使臣等瞻覲錫之筵宴賚予駢蕃業已頒給勅諭賜爾國王文綺珍玩用示懷柔昨據爾使臣以爾國貿易之事稟請大臣等轉奏皆係更張定制不便准行向來西洋各國及爾國夷商赴天朝貿易悉於澳門互市歷久相沿已非一日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

茶瓷器絲觔爲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
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並霑餘潤
今爾國使臣於定例之外多有陳乞大乖仰體天朝
加惠遠人撫育四夷之道且天朝統馭萬國一視同
仁即在廣東貿易者亦不僅爾嘆咭唎一國若俱紛
紛效尤以難行之事妄行干瀆豈能曲徇所請念爾
國僻居荒遠間隔重瀛於天朝體制原未諳悉是以
命大臣等向使臣等詳加開導遣令回國恐爾使臣
等回國後稟達未能明晰復將所請各條繕勅逐一

曉諭想能領悉據爾使臣稱爾國貨船將來或到浙江甯波珠山及天津廣東地方收泊交易一節向來西洋各國前赴天朝地方貿易俱在澳門設有洋行收發各貨由來已久爾國亦一律遵行多年並無異語其浙江甯波直隸天津等海口均未設有洋行爾國船隻到彼亦無從銷賣貨物況該處並無通事不能諳曉爾國語言諸多未便除廣東澳門地方仍准照舊交易外所有爾使臣懇請向浙江甯波珠山及直隸天津地方泊船貿易之處皆不可行又據爾使

臣稱爾國買賣人要在天朝京城另立一行收貯貨
物發賣仿照俄羅斯之例一節斷不可行京城爲萬
方拱極之區體制森嚴法令整肅從無外藩人等在
京城開設貨行之事爾國向在澳門交易亦因澳門
與海口較近且係西洋各國聚會之處往來便益若
於京城設行發貨爾國在京城西北地方相距遼遠
運送貨物亦甚不便從前俄羅斯人在京城設館貿
易因未立恰克圖以前不過暫行給屋居住嗣因設
立恰克圖以後俄羅斯在該處交易買賣卽不准在

京城居住亦已數十年現在俄羅斯在恰克圖邊界交易即與爾國在澳門交易相似爾國既有澳門洋行發賣貨物何必又欲在京城另立一行天朝疆界嚴明從不許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攙雜是爾國欲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又據爾使臣稱欲求相近珠山地方小海島一處商人到彼即在該處停歇以便收存貨物一節爾國欲在珠山海島地方居住原為發賣貨物而起今珠山地方既無洋行又無通事爾國船隻已不在彼停泊爾國要此海島地方亦屬

無用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卽島嶼沙洲亦必畫界分疆各有專屬況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貨物者亦不僅爾嘆咭唎一國若別國紛紛效尤懇請賞給地方居住買賣之人豈能各應所求且天朝亦無此體制此事尤不便准行又據稱撥給附近省城小地方一處居住爾國夷商或准令澳門居住之人出入自便一節向來西洋各國夷商居住澳門貿易畫定住址地界不得逾越尺寸其赴洋行發貨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原以杜民夷之爭論立中外之大防

今欲於附近省城地方另撥一處給爾國夷商居住已非西洋夷商歷來在澳門定例況西洋各國在廣東貿易多年獲利豐厚來者日衆豈能一一撥給地方分住耶至於夷商等出入往來悉由地方官督率洋行商人隨時稽察若竟毫無限制恐內地民人與爾國夷人間有爭論轉非體恤之意覈之事理自應仍照定例在澳門居住方爲妥善又據稱嘆咭唎國夷商自廣東下澳門由內河行走貨物或不上稅或少上稅一節夷商貿易往來納稅皆有定則西洋各

國均屬相同此時既不能因爾國船隻較多徵收稍有溢額亦不便將爾國上稅之例獨爲減少惟應照例公平抽收與別國一體辦理嗣後爾國夷商販貨赴澳門仍當隨時照料用示體恤又據稱爾國船隻請照例上稅一節粵海徵收船料向有定例今既未便於他處海口設行交易自應仍在粵海關按例納稅毋庸另行曉諭至於爾國所奉之天主教原係西洋各國向奉之教天朝自開闢以來聖帝明王垂教創法四方億兆率由有素不敢惑於異說即在京當

差之西洋人等居住在堂亦不准與中國人民交結妄行傳教華夷之辨甚嚴今爾國使臣之意欲任聽夷人傳教尤屬不可以上所諭各條原因爾使臣之妄說爾國王或未能深悉天朝體制並非有意妄干朕於入貢諸邦誠心向化者無不加之體恤用示懷柔如有懇求之事若於體制無妨無不曲從所請況爾國王僻處重洋輸誠納貢朕之錫予優嘉倍於他國今爾使臣所懇各條不但於天朝法制攸關卽爲爾國代謀亦俱無益難行之事茲再明白曉諭爾國

王當仰體朕心永遠遵奉共享太平之福若經此次
詳諭後爾國王或誤聽爾臣下之言任從夷商將貨
船駛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
嚴各處守土文武恪遵功令爾國船隻到彼該處文
武必不肯令其停留定當立時驅逐出洋未免爾國
夷商徒勞往返勿謂言之不豫也其凛遵毋忽特此
再論

朔方備乘卷首二

拔貢張惇德初校
知縣丁紹基覆校